

袖釦記

旅居亞洲，以著作《淨土宗他力心理分析》飲譽國際學界的溫生(A. L. Winson)博士，來臺三天進行學術訪問。

行程的第二天晚上，應邀落宿在老友秦教授家中。由於溫生博士恪行「日中一食」的規律，晚餐不須招待，秦教授在六點多鐘時便將他接到家中茶敘。

大約六點五十幾分，溫生博士發現左手的袖釦掉了，遍尋不著；一勁兒顯得惴惴不安。秦教授認為這是小事，但既然溫生博士如此在意，當即取出國際珠寶大師米勒(K. Mirror)精心設計的“Devil's Eyes”琥珀袖釦慨然贈予。這對袖釦雖然不很昂貴，市價也值到二十萬元，很配得上溫生博士的身份了。當然，以他倆多年的交情來看，這倒不算是唐突。

不過，溫生博士到底婉拒了。並不是不好意思，只是他用慣“Glory of Desert”出品的“Attention”款式，現在還是堅持。秦教授沒奈何，只好驅車載溫生博士到市區某百貨公司的“Glory of Desert”專櫃採購。

七點十六分出發，途經塞車、找停車位，下車的時間是八點二十三分。必須走過一條地下道。

這是本市最長、最寬敞、最熱鬧的地下道之一，不但行人形形色色、川流不息，也聚集著若干小販及地攤業者。只有警察取締的時刻，才能將此地熱絡的生計沖刷乾淨；一節約四十五分鐘吧，過門唱罷，大夥兒換景重來，總能恢復九成舊觀。有些耐心較差的，先走了，多半是沒有長性的小伙子；既是熬不住逃難般的流離，硬要幹這一行則是註定非得失所不可；做不久的。

於是乎，地盤雖是公家的，任誰愛來，面孔總就是些老相識。當然，來來去去是這個世界一貫的面貌，沒誰真的就生於斯、死於斯；然而，較長期的「過客」確實還是有的。比如說吧，坐在東邊出入口的那個抱米酒瓶的漢子，蓬著頭、垢著面，幾幾乎乎每天傍晚就挨在那兒灌「白湯」；等著夜半，地底下忙著掏弄糊口的小販們收攤，好自尋個地角捉夢去也，很少缺席；只不過缺了蓆子，睡得不大像樣。整個大白天卻不知都跑哪兒去了，只是也沒人關心過就是了。

沿著東側梯道下來，沒到彎口，「大賤價」的破鑼嗓對臉劈來。徐小三賣衣服，徐小四賣飾品。

「大賤價！」通常徐小三這麼一喊，小四就接口：「原廠貨！」

他們這一對兄弟檔老佔著臨近入口的位置，有特別個不識相的菜鳥或「外路客」先到，佔了他們的「第一線」，他們來了，便要趕人。大半的時候，新來的都會退讓，也有恃強不走的，那就要釀成糾紛。

這種時刻，看相的周老頭就會過來充當和事佬，轉著他吃飯的傢伙魯仲連一番，勸新來的忍一口氣，避他們一避算了。一面將人半推半搯的拉到一邊，一面

低聲勸解：「出來混口飯吃嘛！犯不著惹這兩個毛神，白耽擱時辰。」

來人看他兄弟疤臉橫眉的，略一衡量，少不得交代兩句硬中帶軟的場面話，挪了吧！

有一次是例外，那一年端午節前，一位七、八十歲的老太太晌午就在那兒擺一鋪香包，光顧的人也不多，快到黃昏時，還銷不到一半，老太太也沒有收攤要走的模樣。好心的阿金嬸怕徐小三、小四到了又要囉唆，放著皮包攤上三、五個客人和她的六歲女兒，便來跟老太太說著情況；但不知那老太太是重聽，還是攪不懂阿金嬸的「下港國語」，直以為她是顧客，只一氣叨著：「一個二十塊，都我自己做的，一個二十塊。」

阿金嬸比手劃腳半天，就是不得要領，自個兒的攤子也不能淨擺著不理，只好頹然而返。

徐家兄弟來了，果然要攆老太太。其實這次態度倒還算好，但是他們也同樣面臨無法溝通的窘境，急惱之下，聲調越提越高。周老頭照例又出頭排解，但這個圓場他也打得不能順當，老太太一臉誠懇看著他們，真是充耳不聞。一般叨嘮著：「一個二十塊，都我自己做的，一個二十塊。」

周老頭沒法，反勸徐家兄弟，讓她算啦。小三、小四不依，硬是不讓，聲音已經有點兒發吼。一個逛街的年輕女孩看不下去了，罵道：「惡霸！地又不是你們家的，憑什麼趕老婆婆？」

小四很不耐煩了，往女孩的肩頭推了一把：「小姐，這裏沒妳的事啦！」

這下動了公憤，駐足圍觀的人群自然開罵，越開罵越自然，徐氏兄弟狼狽地遁了，也很自然。

老太太奇怪的看著聚起一群人，又散了；香包也是沒有多賣出一個。

節過了之後，老太太便不再來了，徐家二弟卻整整三個禮拜不見人影。

這段時日裏，當地的幾個「地攤界大佬」卻不來佔用這個當口的位置，白討一場便宜。間或幾個年輕人跳蚤般的擺個幾日而已，那地頭就有些荒。

實在說來，也不是識貨的不愛討便宜，那並不是個好地段。

賣古玩、筆硯的李二楞，恆常緊挨著「布衣相士周通了」的案板兒腳邊，鋪排出賴以維生的玩物。許是他倆老家一豫一魯，硬攀得上大同鄉，又皆屬交易清淡一類，不免就格外親熱些；再說生意寥落，哥倆要不南南北北拉拉話，日子就更難混啦。

「我說周老哥，您瞧這徐小三、徐小四，可不挺怪氣的？老巴著那一畝三分地不放，那並不是塊『寶地』呀。」

「說著了。我左瞧右看，也不見那地坎兒透著旺氣，既沒有紫霞氤蘊，也少了寶光上衝。他兄弟倆兒死心眼罷了，你犯的啥嘀咕！」

「我是納悶。要說人傻，有第一回，也有第二回，要教人連傻上三回就很為難。他兄弟二人踩著那地界，生意並不特別好，依我看，阻著通道口，反而吃虧。更要命的是，警察一來取締，他們總當炮灰。西側口、南側口都好多啦，那兒路上攤販多，兜過來，咱們這兒是尾。……這樣一說，徐家兄弟所圈禁的，不過就

是一塊插不得犁尖的石鹵地囉？」

「照你說的，還埋著地雷哪！所以我說死心眼嘛！」

「怪哉！除了搶那塊地盤不提，聽他倆平日說話應對，雖然確乎太過粗野不文，但總算還熱切誠實；看來頭腦也還清楚，斷不是不識世務的糊塗蟲。您想想，近半年內，他們被開了兩筆罰單，倒是硬挺認賠？」

不管如何吧，三個禮拜後，徐小三、小四又回來「掛牌上市」。掛的依然是那兩張牌：「大賤價」、「原廠貨」。

多日不見，兩人除了略顯清瘦外，倒是沒變；還是一個勁兒的落力叫賣，地下道的整東側邊鬆鬆地塞滿他們的聲響，沙啞的。到了夜深人淺時分，照舊趁著空檔一搭一搭的和鄰近的攤販開著粗獷的玩笑。實在小三、小四為人並不差，也和大夥兒和睦而熱熱地相處；只甯要想動他們的地盤，一切好說話。徐小三尤其愛消遣阿金嬌——連帶周老頭。

有的時候，當徐家兄弟車磨人的嗓音啞到了某個迷人的階段，溫柔起來；如果生意不忙，阿金嬌便會想起要女兒貞妹去向大小徐擎杯子，斟上兩滿杯自製的青草茶捧給他們摩摩粗嘎的喉頭。貞妹甩著辮子蹦到兩徐面前，仰著頭，微向上伸直雙臂，擺出「神愛世人」的派頭，嬌喊：「徐叔叔！杯子來！」二徐笑著仰乾餘瀝，繳出空杯。小三就說：

「阿貞妹，去跟妳阿母說，我們草仔茶喝煩了，無夠力啦！要喝酒啦！叫伊跟老周緊辦幾桌給我們喝一個爽，我們一定給伊包一包卡大包的啦。」

小四也湊趣：「阿貞妹，妳說妳沒有看過妳阿爸，叫妳母仔給妳找一個，好不？」貞妹對他們用力擠個鬼臉，搶了杯子就跑了。

端著杯子沿著牆根慢慢蹭來，兩徐接了杯子，貞妹總是這時候才搶白：「我媽說你們兩個『羅漢腳』沒女人管，每天黑白講；要給你們做媒。」說完立刻扭頭就跑。

小三、小四的取笑也不全是捕風捉影。周老頭的生活最是省儉不過，從不掏錢買什吃食；要說省儉，這些做小生意的誰不省儉？只是偶爾也會弄碗酸菜豬肚湯、排骨飯，外加一份炸花枝、滷雞翅等豐豐盛盛的打打牙祭。而周老頭卻是再也不曾，這麼多年來，每天的食料總就是一餐自個兒烙妥的兩張麵餅，頂多加一張；逢年過節時和點兒蔥翠或「野人芹」而已。喝的淨是白水，不便的時候，生水也成——馬口鐵造的水壺據說還打過抗戰哪！

李二楞幾次邀周老頭合夥「擺一碗」——唔，南方話兒，這「大同鄉」的幅圓竟至廣及蘇杭一帶。二楞說，他出酒，管夠，只要周老頭弄點兒花生米便成；但是一次也不成功。周老頭勸他還是多攢幾個，「富是齧出來的。」周老頭總這麼回他。「我說老哥哥呀！咱都窮了一輩子啦，別說差不離半截入土了，就這地底下討生活的命底，我看就離閻王老子不遠。誰還巴望個富…來著？倒不如消停鬆快鬆快，多偷他兩天悠哉悠哉還上算些；臨到了那一日，嘿嘿，『埋骨何須桑梓地』，是唄？」一大套苦經，潑得周老頭只能搖頭苦笑。然而，這齧老兒對阿金嬌母女卻是另眼相看，並且不太小器。

周老頭喜歡拉著貞妹的小手說東說西，還會買養樂多、汽水給她喝；知道阿金嬌愛喝青草茶，閒時便到郊外刈些藥草給她。若說是憐惜孤兒寡婦生活不易，他地表下每天見面的這些苦哈哈們，誰又是日子好挨還來幹這拋頭露臉、藏頭露尾的行當？

阿金嬌埋怨他破費，很不好意思。他就說：「您也真見外。咱們認識不是一年、兩年了，這點小錢，您還計較？再說，一個小孩兒家，儘吃也吃不了多少的嘛。至於那些藥草，全不花費分文的；郊外山上多得是，不採，等季候過了枯塌，白糟蹋了。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，老周。」旁邊的伙伴們全都裝著不注意，不過阿金嬌曉得，除了應對客人的，全在覷著他們——至少用耳朵。可是也不能挑人潮多、生意好的時候來說這閑話。阿金嬌的臉就紅撲撲的，不禁添了一層魅力。「我不知要怎樣講啦，大家攏是歹命人，才來這裏賺吃，一塊兩銀攏總是艱苦錢……攔再說，囡仔人不知賺錢艱苦，愛吃就有，把錢當作沙螺仔殼……」

周老頭打斷她，說：「現在時世好，小孩兒好好栽培，將來還怕沒出息？還有，您也別老說『歹命』，我老周閱人數十載，倒看您著實有段後福可享呢！不敢斷言大富大貴，清閑的日子該有的是。」

阿金嬌眼底放出了光彩，嬌羞的姿態很明顯了。「沒那麼好命啦！只要我這個貞妹不要像我這樣吃苦就好了。」周老頭呵呵地笑，阿金嬌又說：「還有啦，煎茶用的青草很便宜，市場就有；你不要那麼厚工夫去挽啦。」

「甬客氣啦！山上空氣好，應該多去走走。那天有空，我帶您和貞妹一道散散心，活動活動筋骨，好唄？」

阿金嬌低下頭來，不敢向左右看，瞥了周老頭一眼，推說有客人來了，急步走回她的皮包攤位。其實幾個散客並沒有一人停步。

如果周老頭不是在暗示些什麼，爲什麼大家都懂了？

這事體，李二楞也有話說：「我說周老哥，女人都是刮骨的貨，這個我明白得不想再明白啦！您別誤會，我不是不讚成您這樁；俗話說『好事成雙』，可見『成雙』就是好事，不定要連著來兩件好事——這咱可一輩子沒碰過，打著燈籠也沒碰過——要真有，呢，敢情別人的燈籠比咱的亮？」二楞啣著打算收攤後度夜的「臺灣高粱」，每逢談起女人，便要愁愁地喝酒，這是老毛病了。

周老頭歎了口氣，說：「二楞哪！老哥哥頂不愛看你這一齣。每回你這麼喝酒像灌刀子似的擰起臉來，就該有幾天不見人影；攤子也不擺，澆果也斷路了。再看見你時，又縮了一圈兒，你倒照照鏡子瞧瞧自己這身骨架，還剩幾層皮好塌的呢？」抓過李二楞的酒瓶，旋上蓋子繼續說：「承你青眼，喊我一聲『老哥』，論交情，說來也多年了。有啥苦水、有啥傷心事儘管找老哥吐，誰沒有一段過去呢？甬老悶在心裏，會鬱出病來的。」

李二楞扭開酒瓶，卻不忙著喝，「誰有傷心事？沒有的事……啊。咱哥倆正談著您的好事哪……不……不是傷心事。我說老哥，女人都是刮骨的貨，您要有心，呢，可甬跟她耗著，早早成了好事，省得……夜長……呢……夢多，能圖個兩天快活，

也是好的。」

「你說醉話了。這檔事你情我願的，那裏可以唐突！」

「你情我願，都是假的！別以為娘們柔柔弱弱的，會被你哄，其實哪，自己心裏可不知道多麼有主意。儘對她好…管得啥用？公子爺出現了，啥也沒啦。到頭來……是…是你自個兒不識相。」

「你醉啦！淨說些渾話。哪兒來的公子爺？話本看太多啦？別再喝啦！」

這種事情談不出個結果，原本稀鬆平常。那天李二楞一單生意也沒做成，周老頭知他又必一、兩天不見蹤跡，便掏了兩百元塞到他的上衣口袋。李二楞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：「老哥哥呀！您自己日子過得這樣克苦，一毛也不肯多花，…兄弟我…真沒出息。」看他快要垂淚的模樣，周老頭搖搖手：「別著！別著！像個妮子似的，多難看。錢麼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的。」周老頭對自己吝嗇，對別人也不大方，除了貞妹，絕不請客。凡是花錢的事體，休想挖出他一分半毛。唯有見到同伴真的不能過門了，他才量力主動送上微薄的薪炭；這類事件雖然極少，但也實實在在發生過幾次。

同樣是暖心腸，相較之下，徐小三、小四就豪爽多了。有幾回，生意不惡，兩徐還請李二楞到麵攤子小酌；也邀周老頭，只是他每都笑笑不去。而二徐和李二楞總歸搭不上話，除了相互間的一份善意，頗有些個對坐苦飲，喝悶酒的味道。

李二楞原想向他兄弟二人討教討教關於那塊「寶地」的種種疑團，瞧這光景，也沒得說了。直到又是一個端午節。

節前，賣香包的老太太又出現了，踞的也還是那塊「產權不清」的「關隘」。說真的，大家嘴裏不講，表情都有些騷動。

周老頭和李二楞便商量起來：「這怕不知如何收場。二楞，掣個主意，看該怎地對那大孀兒講個明白。」李二楞搔搔頭，說：「這…可就抓瞎啦。您要我跟您那位孀子提什麼說什麼，我可是舌燦蓮花，再溜也沒有了。倘若是跟這位孀子……，完全像打空氣鎗。」周老頭說：「別胡唸！講正經的。」李二楞又搔搔頭，說：「咱腦袋瓜並沒多幾條紋路，聰明主意是沒有的，笨法子倒有一個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「這幾天，咱這爛攤子難得買賣暢旺，不知發了什麼邪瘋，居然冒出了一點兒油星子。您知道我一向屯不起貨，現在貨短了，還來不及補，攤面上零零落落，未免有那麼一點疲混的意思。」周老頭按不住了：「是你糊塗，還是我蠢蛋？我還聽不出個路數呢！」李二楞慢慢的說：「您既不蠢蛋，我也不糊塗，我還沒說哪！我是說，橫豎那老孀子誰也說不上話，還不如跟徐家兄弟打交道，行就行，一翻兩瞪眼，來得爽利些。咳，要他們忍忍算啦！只是兩、三天的上落，應該不至於說不通的。」「真說不通呢？」「真說不通，您老哥雖然參透天機，總不成改行當『天』罷？沒轍啦！」周老頭想了一下，說：「要他們不做生意成嗎？」「不成啊！自然不成。」「那你講了半天不是白饒？」「做啊！當然要他們做得成生意，光棍不擋財路嘛！」「哪兒做呢？」「這兒做唄！」「這兒？那咱們呢？」「偷空安閑兩天嘛！咱們哥倆兒四處逛逛，談談講講，何等寫意？還外帶積德哩！只不過稍稍委曲您老哥了。」

「你跟我玩對口相聲哪？」周老頭略略思索一會兒，屈起的指節一叩案板，說：「就是這麼著吧！只要說得成，兩、三天不做生意也沒啥要緊。」

傍晚，徐家二弟來了。一見老太太，兩人便默立半晌。周、李二人正要走過去說項，阿金嬸也跟過來；徐小三卻拉著小四回頭蹬上了樓梯。

去不多時，當眾人以為他們已然離開，他們又回來了。二人不由分說撒開了墊布，一左一右拱著老太太的香包攤串成一氣。眾人一看，挺像樣的，都是狠狠的鬆了一口氣。

旁的販子不願太靠近二徐的攤子，並不是他兄弟倆不好相處，只不過抵受不住他們左右開弓式的連環轟炸聲浪；老太太卻是安之若素，雖然她的唸唸有詞被淹沒了，但二徐招來的人牆較為厚實，香包的買賣也跟著慢熱起來。

這天的叫賣很不同，「大賤價」及「原廠貨」的呼聲中，或是小三或是小四，時時夾著一聲：「香包一粒二十塊，純手工的，超級俗賣，賣完為止。」

大夥兒雖然忙著招呼生意，偷空也會往那兒張一張眼，嘴角都有一抹笑意。

可是呢，話說回來，假使當天真的就這麼平靜安詳、幸福洋溢的收科了；那麼，「天」也就不是那個被呼天搶地的天了。

警察來的時候，當然很緊張；不單在瞬間收妥貨物須得一把好功夫，頂頂困難的是：或許必須放棄一宗，甚至兩、三宗成交邊緣的生意。

那天消息傳得慢，首當其衝的徐家兄弟顯然是逃不及了，兄弟倆便躑躅著警員苦苦哀求不放。大夥得了些空檔，全都順利的遁了，連急切間容易遺漏的什物也沒落下一個。

每一波的取締行動不盡相同，有時像疾風暴雨，條來條去，颯過便罷。有時像黃梅細雨，偏要霉潮整個晚上不可。端看警察大人(或他們的上司)心情而定。

這次的「過水」還算是不久便退，李二拐正巧貨短人輕，周老頭傢伙本就稀少，也很麻利。哥兒們一早就料理清爽，將傢伙置在預先看好的暗巷內藏妥，回頭打算幫伙伴們拾貨。李二拐看看也沒什麼險象環生，便冷眼瞅著二徐苦苦糾纏警員，二個對五個；而老太太依然故我地：「一個二十塊，都我自己做的，一個二十塊。」

開完了罰單，一路走下去，再也沒什麼好巡檢的啦！於是一群穿制服的只好(或者正好)收隊。

辰光還不算太晚，幾個攤子又摸回來擺開。老太太好像不知世事，自始至終，唯有她是沒曾中斷推銷生意的。

還沒走的小販們都過來安慰二徐，並詢問狀況。

「沒什麼啦。好加在才開一張。」

原來徐小三謊稱老太太是他老娘，經過一番辛苦的交涉，連同小四，通共只算一個攤位。

有人問起：「一張罰單，對我們來講，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哩。阿婆才來擺一天，你們要是跟伊公分這條賬，伊就壞了！」

二徐說：「沒這款事啦！這個架仔位攏是我們兄弟佔住在用，沒叫別人繳的

道理啦。你放心啦。」

等人都散去了，時間也折騰掉不少；二徐意興闌珊地捆紮貨物，準備收攤。李二柺走了過去，說：「兩位小哥，不是我愛觸霉頭，您這張罰單我瞧著就有點兒『代眾受罰』的味道。好的攤位並不是沒有，您又何必老守在這兒『搶罰單』呢？我說得冒昧了些，不過是一片好意。」

「二柺叔，別這樣講，我們當然知道你是好意。也不是我們兄弟仔鐵齒，其實我們這些賺吃人誰也罰不起；但是我們少年人卡能拚，一個攤子要是能夠擺乎長久，算算也是有賺到，不差這一、兩張罰單啦。攔再說，我們日時頭攏有在做工，卡沒那麼影響啦。換做是阿金嬌或是你，二柺叔，不就增艱苦？」

「話是不錯，可是……這我可迷糊了，難道你們不替自己想想？」

「不是啦！二柺叔，我們又不是在做慈善事業；我們要是有那麼大尾就好了。那個時候，我們兄弟剛來，也看過警察抓人開罰單；我們就在看，警察都從這頭來；這頭要是顧住，幾個出口都可以跑，這頭要是沒顧住，警察一下來，說不定大家要死一半。我們想想，我們有兩個人，一個人可以不管時的跑上去看看，這樣好像卡安全。那知道生意一做下去，就攏給忘記了了。」

「噢，原來是這麼層道理。…但也多虧您兄弟兩人硬是趁住了警察，大夥兒才總算不致走避不及。」

「別這樣說啦！我們就已經走不去了，死一個總比死一串卡好嘛！」

李二柺拍拍徐小三肩頭，徐小三一笑，繼續檢點他的「生財」。

梯道口的漢子抱著空米酒瓶略微歪斜地走下來。買的、賣的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。是啊！一天就過去了。

溫生博士與秦教授用了二分四十六秒穿越地下道，進了某百貨公司，到達“Glory of Desert”專櫃，是時八點三十二分。

“Attention”是廣受學者、醫生等歡迎的款式，並不缺貨。整筆交易僅費時三分零七秒。

回到車上，時鐘顯示在八點五十四分。

路上塞車的情況已漸趨緩，九點三十三分抵達秦教授家門。

從出門到回來，一共耗時二個鐘頭十七分，講得夠清楚了。

溫生博士是十點鐘就寢的人，所以，一天也將過去了。